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民國史料叢刊

續編
1133

孫燕京 張研 主編

文教·文博

故宮博物院十五週年紀念文獻專刊
中國京都古物陳列所周銅器（第一冊）
中國京都古物陳列所周銅器（第二冊）
中國京都古物陳列所周銅器（第三冊）
陝西調查古蹟報告
周公測景臺調查報告

民國史料叢刊

續編
1133

孫燕京 張研 主編
文教·文博

故宮博物院十五週年紀念文獻專刊
中國京都古物陳列所周銅器(第一册)
中國京都古物陳列所周銅器(第二册)
中國京都古物陳列所周銅器(第三册)
陝西調查古蹟報告
周公測景臺調查報告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

故宮博物院十五週年紀念文獻專刊

文獻專刊目錄

序言

文獻專刊序

論述

清代制詔誥敕題奏表箋說略

軍機處所藏清冊之分類

俄羅斯館始末記

雍正硃批奏摺畧述

清宮內廷戲臺攷畧

清同治間重修圓明園史料之蒐集

雜俎

皇極殿銅壺滴漏

各典禮皇后穿戴之一斑

綉一腰牌

陶割酷刑

文獻專刊

祝書元

單士魁

張德澤

張玉全

王善端

王聲和
魏世培

侯甲峯

趙連珍

梁儀衡

周啓芬

楊學文

目錄

太后宮之媽媽女子

妃姊姪女備挑宮女

慈禧太后祭祖

隆裕太后冊文

九九盒

侯甲峯

文獻專刊序

祝書元

本院文獻館於已整理之檔案中編纂或撮錄其可爲史料者定期刊布曰文獻叢編其館中
同人之工作報告往往於本院周年紀念日彙集增刊如十周年出版者曰文獻特刊十一周年出
版者曰文獻論叢時則爲民國二十四五兩年也此後遂未廣續刊布而整理工作亦稍稍中弛矣
及三十一年不佞來權院務蒞任之初即視察南三所及其他各處檔案始悉已整理者不過十之
三四山積塵封久之恐益霉蠹不堪收拾頗思廣募人手尅期觀成嗣檢閱文獻館整理檔案規則
又念此役繁重其步驟程序較之各官署清理案卷方法難易迥殊倘非析講熟諳殆難集事故又
計及若能廣遜粗通文義而年盛質敏者以館員爲導師開班訓練一面督令分組工作寬予時日
或可處理裕如然以經費不充僅就甄考入選者酌派四五人分館學習協同工作惟年來館員中
富有經驗而以幹練著者祇有數人設無繼起者孰承其乏或者異日整理文獻終以訓練班爲必
趨途徑耶要亦視當局於財力上之張弛爲何如耳抑史料爲一國文化制度所從出治此者宜於
公暇研討藝文究極情變寅案相聚與共切磋儼如師弟之追隨一洗官曹之泄沓如此則不第績
效將踰越尋常而人才亦於是出焉整理云乎哉今年國慶日爲本院成立第十九周年紀念文獻
館將彙集同人近所論述專刊續布而請序于余頃爲循覽上者能綜類研微所述自有裨於掌故
次亦能揭史料之一鱗一爪用表珍聞蓋皆研究整理之所得足供參攷者也因爲叙其緣起并略
抒所見以與同人商榷之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大興祝書元

序

言

清代制詔誥敕題奏表箋說略

單士魁

清代之官文書，關係國家典制而經內閣出納者，其目有八，凡大典禮宣示百寮有制辭，大政

事布告臣民垂示彝憲有詔，有誥，中外文武各官選舉恩封贈，五品以上官及世爵承襲罔替者

有誥命，六品以下官及世爵有襲次者有敕命，按誥命敕命皆誥之類也諭誥外藩及外任官有坐名敕，傳敕，

皆曰敕諭，中外臣工封章上達，慶賀皇帝皇太后曰表，皇后曰箋，陳事曰疏，題本奏章屬之凡此皆

爲內閣所職掌者也，其輔弼天子，秉國之鈞，舉凡政要，靡所不統，文書類別，大率如此，

雖名目紛繁，各有定制，若依其性質綜合剖晰，則約爲兩端，一制詔誥救之屬，是其近承綸

音以頒於外者，一題奏表箋之屬，係受天下之成事而呈覽者，當其事竣，所有案卷，依例多

貯於閣庫，按內閣有庫二曰紅本庫及實錄書籍表章庫積累日深，幾可充棟，爲國家政治文書之大觀，其貯藏處所，雖

經國體改革，尚仍舊貫，其文書除散佚各處外，按前北京大學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博物館等處藏有清代官文書皆爲內閣庫藏舊物存者數

猶不少，徵文考獻，足取資焉，且其有關史跡之閣庫，巍然並存，撫今追昔，足以反映當時

一般之狀況，視歷代之官文書，僅於史乘載名稱制度者，按唐代官文書見唐書宋明兩代者分見宋史明史不可同日而語矣

，攷有清一代官文書之制度，固皆因沿歷代之舊章，然其中亦有斟酌損益者，茲分別依次叙

述如下：

一 制誥詔敕

制，亦曰制文，蓋制皆有文辭也，或名制書，制之云者，乃其簡稱，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誥，詔書，詔告，又制誥三代無文，秦始皇有之，始皇二十六年，廷尉斯等議，追尊畫襄王爲太上皇，按後世之有太上皇以此爲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焉，朕弗取法，自今以來除諡法云，以上見史記本紀並注是爲制誥之濫觴也，後世因之，清代之制文，臨事與施，所關典禮不一，而其命辭亦各有異，如光緒甲辰黃榜弁以制文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策試天下貢士譚延闓等二百七十三名，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故茲誥示。

又誥命敕命，亦皆有制，其文同，茲錄誥命之制文：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尚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常經，古聖帝明王，戡亂以武，致治以文，朕欽承往制，甄進賢能，特設文武勳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察微，防姦禦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怠。

按唐代王言之制有七，襄勉贊勞，則有慰勞制書，見新唐書其他載於會典及事例者，有大婚禮，

皇子婚禮，公主下嫁，以及進書等典，皆有制，茲錄大婚之制書：

制曰，皇帝欽奉皇太后懿旨，納某氏爲皇后，茲當吉日令辰，備物典冊命，卿等以禮奉迎。

按此種制書，仿唐宋以來之舊例，如唐之制曰，納某官氏爲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禮云，見新唐書

宋明兩代者義相彷彿，茲不贅，又天子納后，其儀有六，惟天子例無親迎，漢晉以來，皆遣

使奉迎，見明史制書以其使臣宣讀，是曰宣制，亦舊稱也，清皇子及公主婚議，則命夫婦偕老之

大臣傳制，制曰，以某官某人之女某氏，作配皇幾子爲福晉，公主下嫁曰，以某官某人之子

某，尙某公主，見光緒會典及事例此稱傳制，儼然有尊卑之分矣，又光緒會典載，祀天地則頒制辭，以

誓於百官，其文曰：

某年月日某祀，惟爾羣臣，其獨乃心，齊乃志，各揚其職，敢或不共，國有常刑，欽哉勿怠。

此種制文，義含誓戒，不類前述者，按唐代大祀前七日，太尉誓百官於尙書曰，某日祀某神，

祇於某所，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於是乃齋，見新唐書又宋代大祀，百官受誓戒於朝

堂，見宋史明代大祀，其誓戒義同於唐，見明史，可證清代大祀之制辭，即唐宋以來之誓戒詞，

猶尙書所謂誓誥之類也。

詔，亦曰詔書，文心雕龍謂詔者誥也，又秦造詔字，惟天子獨稱之文，見段氏說文其爲秦漢

以來天子布告之文書，如漢高帝十二年三月，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云，詳見漢書即其例也，歷代因之，凡舉大政事，布告臣庶，率皆有詔，如清代頒詔之典，詳於會典，而其詔書鈐寶者，例須繳還，茲錄宣統入承大統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我大清誕膺天命，累洽重熙，仰維太祖太宗肇造鴻業，世祖奠定神州，聖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聖聖相承，功崇德茂，逮我大行皇帝，臨御天下，三十有四年，宵衣旰食，勤求治理，……迺聖躬弗豫，於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龍馭上賓，欽奉遺詔，祇遵太皇太后懿旨，以朕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祚，入承大統，神器至重，責在藐躬，自惟冲齡薄德，懼弗克勝，顧念列聖留貽之善，大行付託之隆，勉抑哀思，恪遵成命，於十一月初九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爲宣統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右爲清代末造，皇帝即位之詔也，按宋代詔書，或不僅爲布告天下，而以之賜特制大卿監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各官亦用之，如眞宗二年，春正月甲子，詔尙書承郎給舍，舉升朝官可守大郡者各一人，見宋史此爲王命之於職官而以詔稱，猶後世所謂諭旨者是，蓋詔本爲王言也，用以詔誥百官，播告天下，義無不可，然詔始於秦，遠詔近命其制也，見文心雕龍降及於後，措施或毋分遠近，雖命朝官，亦以詔稱，清代則罕其例。

誥，誥者告也，見許氏說文又以言告人用此字，今則用告字，以此誥爲上告下之字，見段氏說文

爾雅注疏謂以大義諭衆謂之誥，尙書誥誓之類是，蓋誥以敷政，誓以訓戒也。其爲王言制之命，故又稱制誥，誥命，皆是其類，如宋代文武官，遷改職秩，內外命婦，除授及封卹典，應合命詞，曰誥命，見宋史。即其例也，明以政績顯異及死諫死節陣亡者，皆得贈官，五品上授予誥命，六品以下則授敕命，見明史。視宋代義較狹矣，清因之，茲錄其世職罔替之誥命。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耿居仁爾六世祖耿廷錄，原係參將，順治四年，流寇陷城，執不屈死，欽奉特旨，賞給恩騎尉與爾承襲，世襲罔替。

嘉慶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耿居仁因病辭退，所出恩騎尉世職，與原立官耿廷錄七世孫耿汝璋承襲，世襲罔替。嘉慶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耿汝璋病故，所出恩騎尉世職，與原立官耿廷錄八世孫耿維煜承襲，世襲罔替。道光七年十月初六日

右書年月處，均鈐有制誥之寶，誥爲綾錦製成，五色相兼，蓋仿宋代告身白背五色綾紙也。詳見宋史。又清代誥封，一品者鶴錦玉軸，二品者麒麟錦犀軸，三四品者洋蓮錦貼金軸，五品如錦，六品以下者葵花錦，皆以黑牛角爲軸，見光緒會典。故別有誥軸之稱，其軸之飾別，是亦沿之舊制，詳見明史。世職官有襲次者之敕命，則不設軸，用龍邊紙卷，文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吳魁麟爾父吳玉祥，原係巡捕營阜城汛經制外委，因出師獨流

打仗陣亡，賞給雲騎尉世職，准再襲一次。

咸豐四年十月初八日

右書年月處，鈐救命之寶，按明代救命爲白色錦製，式如清代誥命，但不設軸，其書年月處亦鈐救命之寶，而其文爲皇帝敕曰，不云制，且其所敘事由亦較詳，不類前述清代之救命，如明淮安府管河通判曹寵之救命：見蒙古奉寬氏藏品

奉天承運皇帝敕曰，淮安爲留都畿輔大郡，土廣民聚政繁，故守臣長佐，殊難其人，矧今河涸泉淤，糧道沮瀝，而益以大工料集，水政其尤難哉，匪得廉慎勤敏之士，曷克以濟，爾直隸淮安府管河通判曹寵，偉識通才，夙馳嘉譽，蔚登高第，簡倅名邦，乃克恪守官箴，懋揚政理，練達而能舉廢，耿介足以摧奸，信善惟矜，強禦罔畏，相幾宜，節勞費，精思委度，疏我曹渠，以通國賦國用於不匱，効勞滋久，屢有薦揚，朕用嘉之，銓曹奏績來聞，特晉爾階承德郎，錫之救命，尙懋懋祇勵以昂峻勩，需爾顯擢，欽哉。

其次爲其妻孫氏之救命：

敕曰國家褒錫臣工，必以夫貴貴其妻，良以勞悴相成，以致通顯，所以局內政重化源也。爾孫氏乃直隸淮安府通判曹寵之妻，迪善含徽，服勤履儉，祇若舜道，克肅靈儀，用能相夫登庸，俾無內顧，以殫勞於職，實爾之休，茲特封爲安人，服此褒稱，益敦儆則。

末具時代爲嘉靖二十三年四月初九日，並鈐有「廣運之寶」半方，式如勘合狀，旁注小字曰：「□字壹佰玖拾貳號」蓋爲編號以備查也，按清代之敕命所弁之皇帝制曰云云，詳前制文乃爲製就者，其襲官緣由及給敕年月臨事繕寫，（誥命同）此則通爲繕寫者，但其敕卷則爲預造，敕尾織有篆文曰，「成化元年月日造」字樣，是敕，命官命婦，皆曰特封，其他所封者，程式是否相同，尙待詳考。

敕，戒救也，

見段氏說文

曰敕書，曰敕諭，實是一類，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戒救其一也

，又戒救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以恤隱，勒門以禦衛，有訓典焉，以上見文心雕龍而清代之敕書，蓋仿晉武訓戒之義也，如宣統二年敕諭河南巡撫林紹年文曰：

敕諭陸軍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林紹年，茲命爾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兼提督銜節制全省軍務，……專理該管地方，舉劾文職賢否，糧餉刑名一切民事，……爾受茲委任，須持廉秉公，殫心竭力，以副委任，如怠玩廢弛，貪黷乖張，貽誤地方，責有所歸，爾其慎之。

右敕尾年月處，鈐敕諭之寶，是爲具有官員姓名之敕，謂之坐名敕，若敕內僅開寫訓戒職守諸事，不具姓名者，別稱傳敕，茲不贅，按外任官督撫學政鹽政織造提督總兵官等，皆撰給

坐名敕，布政使按察使道員運使及副將參遊等官，止給傳敕。見光緒會典

一 題奏表箋

題，亦稱題本，或曰章疏，爲臣工奉職治事，上於朝廷官文書之一，又凡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此明制也。見明會典清因之，按題字古來未有以之作文書稱者，自明始然，且歷代典籍，亦未有以題而作文書釋義者，如漢許慎說文云，題者額也，晉郭璞爾雅注疏同，就上所述，可證其稱謂不古，僅明清兩代數百年間之事耳，其歷史雖然較近，但明代文物則已不存，流傳今世者，只有少許題稿，至於清代題本數量頗鉅，不可勝計，其所關涉事項，皆爲例行政務，如官員之陞遷調補，國賦之地丁課稅，關於典禮之各壇廟祀事，以及軍務馬政支銷錢糧，秋官錄囚案情，營造工程核算物料等，皆得按事繕具題本，其屬於各省衙門者，先遞通政使司，轉致內閣，在京各部院寺監衙門者，則逕送內閣，因其具本機關不同，公文投送程序有別，故又有通本部本之稱，凡本到閣，皆先經閣臣檢校，審度其事，擬繕票籤，夾置於本，按票籤擬名稱，爲內閣所獨有進呈御覽，以候欽定，如得俞允，即照所擬以朱筆批寫，於是又改稱紅本，遂鈔傳關係衙門施行，此種公文不但先後稱謂不一，而其作用亦異，茲錄清代之題本如下：

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臣寶璽等，謹題爲覈議具題事，該臣等議得准戶部片稱，據山西布政使差委大挑知縣張建功，管解光緒七年分，京餉銀五萬兩，於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起程，七月二十五日到部，照數收訖，相應將呈文片送吏部照例覈議等因前來……查

山西省解餉至京，程限三十五日，覈計係在限內解到，應行議叙，請將近省管解京餉銀五萬兩之山西大挑知縣張建功，按照章程給予加一級，恭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光緒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臣寶鑾

右題本每幅六行，行二十字，抬頭二字，平行寫十八字，首列具題官員姓名，次叙事由，末幅具年月日，此爲清因明舊，惟清題本抬頭有三字，是其異點，詳見明會典及清會典光緒二十七年，國

家法令多所更張，題本之制亦因之廢除，而以奏章代之，此從劉坤一張之洞請也。見光緒題本定例，權輿於明武十五年，會典數百年沿行不廢，自茲以後，遂不見稱於世，今從其典制

官書，及所遺文物，猶可見其歷史之陳迹耳。

奏，亦稱奏本，又名奏摺，爲臣工上書於朝者之稱，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

，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進于上也，見文心雕龍秦始皇十年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見史記始皇本紀所謂上書說者，即奏請也，歷

代臣工言事上書於朝，多沿其稱，久而不廢，如清康熙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平南王尚可喜奏：

平南王尚可喜，謹奏爲仰籲聖慈特恩赦免事，竊臣先年與靖南王共事邊疆，互結姻好

，耿繼茂女嫁爲臣之子婦，臣男尚之孝所生孫女，又嫁爲耿精忠子婦，今精忠背恩反

叛，臣大義滅親，怒髮衝冠而恨切齒，惟望王師速到電掃風馳，獻俘寸磔，食其肉而